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顧光曦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一

后氏蒼曲臺記

漢志九篇

佚

七畧宣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為之辭至今記之曰

曲臺記

漢書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又曰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孟卿事奮以授后蒼魯閭丘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如淳曰行射禮於曲臺后蒼為記

晋灼曰曲臺天子射宫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

張晏曰曲臺在長安臺臨道上

孫惠蔚曰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

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

顔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宫

王應麟曰大戴記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

所記與

慶氏普禮記

佚

漢書后蒼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後漢書董鈞習慶氏禮永平初為博士

按后氏之禮分為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於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慶氏亦必有書顧未詳篇目東漢之世曹充父子尚傳其學竊怪班史志藝文獨不及之何歟

曹氏充禮章句辨難

佚

後漢書曹褒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顯宗即
位拜侍中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曹氏襃禮通義

十二篇

佚

演經雜論

百二十篇

佚

後漢書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舉孝廉拜博士遷侍中博物識古為儒者宗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隋書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充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絶

通典漢順帝以初月景子加元服於高廟時兼用曹

喪新禮

呂祖謙曰一代合有一代之禮與其闕而不制毋寧制而未善曹褒禮即未善亦不可因噎廢食但褒專學讖緯所論皆讖緯之言此爲未善耳

葉適曰曹褒制漢禮雖不行然恨當時史官疎濶不能略序其所以制作之意

蔡氏𥁞禮記

隋唐志十三卷隋志夏小正別爲卷唐志無小正之別

闕

漢書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大戴授琅琊徐良斿卿由是大戴有徐氏之學

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

孔穎達曰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

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也

晁公武曰大戴禮十三卷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

有兩七十四盖因舊闕録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徳爲信都王太傅盖後人誤題云

朱子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又曰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　又曰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韓元吉曰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盖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

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為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為信都太傅聖則為九江太守令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

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

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

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脩

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

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並懼其寖久而傳又加舛

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考焉

史繩祖曰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

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又勸學一篇全是荀

子之辭保傅一篇全是賈誼疏以子史雜之於經固可議矣其公符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然予考之家語冠頌則大戴所取

前後文皆同惟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所載辭冗長視此典雅固不類矣而祝辭内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家語止稱王字辭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為正

按大戴禮記本無甚蹐駮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為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其論説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説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於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陳振孫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大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於

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删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聖又删為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四篇第七十二複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即聖所删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

今攷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為之故駮雜不經决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延戴聖所歷官尤非是王應麟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

傳傳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為記也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几席楹杖器械七銘十有八章按後漢朱穆傳注及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以諸書參攷之則又不止於十八章矣　又曰大戴禮既已闕佚其間又多雜

誤後漢儒林傳與隋經籍志諸書言三禮皆不及大戴云

熊朋來曰大戴第一篇第三十九末篇第八十一中間乃有兩篇七十三而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篇目紊亂尚如此況經文乎小戴删取為今禮記除大學中庸曲禮檀弓月令學記樂記禮運内則等篇及冠昏聘射鄉飲諸義尚多可删而大戴篇中所取曾子之言及武王踐阼明堂之類有可取者大

戴之明堂位篇能記龜文之位為明堂九十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奚取焉且如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中采茨趨中肆夏保傅兩言之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馭皆誤作趨以采茨行以肆夏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學者當依大戴禮及注改正趨行二字也

鄭元祐曰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

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德字延君嘗為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閒山陰傅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為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詎知德為信都太傅歟其為書凡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亦以為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傅氏釐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傅氏說懼紊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

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

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

小戴禮小戴為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

題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

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

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為小戴

之書歟其問禮祭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

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

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採潁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無所删者也若夫取舍保傅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責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武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為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理物

推本性命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刋諸梓寘之學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亹亹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嘉興公公以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黄佐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所纂

葢因河間獻王所得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

陽記三十二篇德删其煩重為八十五篇其篇目始三十九

終八十一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

闕第七十三一篇複出末復闕四篇總四十篇葢小戴

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者也雖為小戴摘

取而精粹之語往往猶有存者投壺哀公問小戴既

已取去而此猶存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與

澄取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取以備覲禮之義哀公問衍去保傅傅多與賈誼語同公符篇錄孝昭冠詞故朱子謂大戴禮多雜誤難讀先正劉定之有言非禮之亡也漢儒去取之不精也蓋避言云

周氏西麓涉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祭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錄可恨也

陸元輔曰大戴禮主言第三十九與家語王言解大
同小異哀公問五義第四十與家禮五儀解前半篇
同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
能教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與家語
大婚解略同禮三本第四十三荀卿禮論篇有之比
此加詳禮察第四十六自篇首至徙善遠罪而不自知
經解終篇有之取舍之說取賈誼疏保傅第四十八
前半與賈誼疏同曾子大孝第五十二禮記祭義有

此而加詳衛將軍文子第六十自首至亦未逢明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略同五帝德第六十二家語亦有此篇大略多同勸學第六十四自首至豈有不聞哉與荀子勸學篇大同小異末段荀子宥坐篇有此多不同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與家語大同小異盛德第六十六自民之為奸邪以下家語有之而詳略不同德法者御民之銜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之大抵相似朝事義第七十七

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聘義同投壺第七十八禮記亦有此篇比之為畧公符第七十九家語冠頌有是而不同本命第八十家語有是篇而略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同易本命八十一凡地以下至聖人為之長家語執轡篇有之要之先儒所記禮書七十四篇皆七十子之徒及周秦間老儒相傳先王之制及孔氏之微言而漢儒會粹之大戴小戴又遞為刪定故其書與他書異同者如

此

盧氏辨大戴禮注

存

後周書盧辨字景宣范陽涿人博通經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註大戴庶纂前修矣累遷尚書右僕進位大將軍

王應麟曰大戴禮盧辨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

鄭氏注云法㸃文未考𡈽史也

馬氏定國大戴禮辨

一卷

佚

元好問曰定國字子卿茌平人阜昌初齊王豫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自號薺堂先生

吳氏澂大戴禮序録

一篇

存

澂自述曰大戴記三十四篇澂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

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盖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耳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録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

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按

未能盡正尚俟好古愽學之君子云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二

戴氏聖禮記

隋志二十卷

存

漢書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號小戴授梁人

橋仁季卿楊榮子孫由是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隋書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删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

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孔頴達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未能盡知

所記之人

張說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

劉敞曰今之禮非醇經也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徒合百說而雜編之至漢而始備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離文斷句統一不明惟曾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不可信

李清臣曰自秦焚書之後學者不得完經亡者已亡而存者大抵皆雜亂已不可全信漢之儒者各守所

見務以自名其家亦非有聖人之言而託之於聖人學者謂聖人之重也不敢輙議又從而傳師之斯教之大害也五經獨禮樂尤為秦之所惡絶滅幾盡今之禮經蓋漢儒鳩集諸儒之說博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於學官夏商周秦之事無所不統蓋不可以盡信矣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其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

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　又曰禮記之文删定未了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本不能混如珠玉之在泥沙豈能混之只為無人識則不知孰為泥沙孰為珠玉也

張子曰禮記雖雜出於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周諝曰禮記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周行己曰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麤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

李巽曰禮記非盡聖人之意也非盡宣尼所述也當

時雜記也
葉夢得曰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
然禮記之傳駁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爾
晁公武曰漢戴聖纂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
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
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
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
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胡寅曰禮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

鄭耕老曰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

陳振孫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為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彚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

虞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以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釋之儀禮

有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燕禮禮記則有燕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以釋之其他篇中雖或雜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與儀禮相為表裏儀禮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録然亦儀禮之流也

項安世曰禮記諸篇有相牴牾者蓋諸家之書各記其師說如本朝諸臣之家喪祭之禮各成一書亦不能以相似也世之好學者總而集之以資考訂可也

必欲曲為之說使貫為一家則妄之甚者也檀弓之言喪或以為大功或以為齊衰或以為當使之喪或以為不使之喪或以為可反或以為不可反如此之類甚多惟其各載姓名故後人不以為疑而得以置議論取舍於其間未有合為一說而並用之者也

羅璧曰梁沈約謂漢初典章簡畧諸儒捃拾遺文片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

孫尼子學記出毛生王制出漢文博士盖漢儒本欲補聖人之言以明道但未折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禮不免鑿也

王應麟曰記百三十一篇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王覇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

大學志

虞集曰小戴記四十九篇雜記載之文不一而曾子

子思道學之傳在焉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闕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

朱升曰禮有數有義名物制度者數也其所以然者義也數非目擊而身履之者未易知也義則學者可推而知矣儀禮經也所記者名物制度禮記則傳其義焉遠古無傳則求其數也難不若姑因其義之可

知者使學者盡心焉以求古聖制作之意而通乎其餘此設科者不得不舍經而用傳也

湛若水曰儀禮譬則其易也禮記譬則其十翼也儀禮譬則其春秋也禮記譬則其三傳也傳則不必同也相表裏也相左右也皆足發明也其非者當自見之　又曰以記為經則雜焉不可也以之為傳則或雜焉可也彼春秋三傳誣妄者多矣然而以為傳焉無傷也精而擇之存乎人爾

郝敬曰是書漢儒戴聖所記多先聖格言七十子門人後裔轉相傳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真贋相襲而瑕不掩瑜先儒推周禮儀禮以為經欲割記以為傳夫三書皆非古之完璧而周禮尤多揣摩雜以亂世陰謀富强之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人性命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

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爲正今之學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　又曰禮非夫子原定之書矣後儒各記所聞致相矛盾違覩自能折衷其有不知存而勿論牽强附合失之愈遠如王制云公侯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且多至三百六十若其人不可勝數也王制云次國

三卿一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而周禮云
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月令封諸侯於孟夏
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禖記云公圭九寸侯伯圭七
寸子男圭五寸而周禮云子執穀壁男執蒲璧聘記
云諸侯朝天子圭繅皆九寸三采諸侯圭繅皆八寸
二采而周禮大宗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圭璧長
短各以等差禮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
三尺王制云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又云天子與諸

侯相見曰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
覲冬曰遇然儀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
人又有九服分六歲來朝之說禮器云天子席五重
諸侯席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云天子席三重諸侯再
重周禮典命禮云各視其命數天子大夫四命四牢
而檀弓云大夫遣車五乘諸侯之卿大夫與天子之
卿大夫命數異而廟制與相見之贄小斂之衣几筵
之席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士又無别曲禮王制月令

皆云五祀惟大夫祭周禮亦云五祀而祭法云王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王制天子七廟或云九廟士二廟又云士一廟祭法自天子至於士廟外各有壇墠而王制但有五七等數無壇墠王制祭統皆云夏祭曰禘郊特牲祭義云春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祼記又云七月禘然則禘者常祭耳而喪服小記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王不禘則祭無復有大於禘者矣祭法天於泰壇

地於泰折周禮圜丘方澤樂舞玉帛天地各異是祭
天與地分也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為祀天地之樂
則是祭天地本合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是祭日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云祭日月星
與四時水旱同郊用犢日月用少牢周禮亦云禋祀
昊天上帝實柴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
也月令仲夏大雩於上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
見而雩是四月也郊特牲云郊用騂尚赤而周禮大

宗伯以蒼璧禮天其牲各倣其器之色是郊牲又用蒼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周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是地牲又用黑不用騂也曲禮云大饗不卜表記亦云大事有時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之是又無時也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令云擇元日是又不定於辛也社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戊日是又不定於甲也曲禮大夫祭以索牛而儀禮大夫祭以少牢也中庸云上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司服云祀先公用毳冕則是以侯禮也襍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而論語云宗廟之事端章甫為小相章甫冠名是祭於公亦冠也玉藻以玄冠為齋冠玄端為天子燕居諸侯之祭服而士冠昏與卿大夫聘享上下通用玄冠玄端周禮冕衣裳五等皆祭服而曾子問云冕而親迎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則是亦衣端也周書顧命成王康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冕服不止祭

也禮器云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而
周禮云侯伯驚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大夫玄冕士皮
弁服玉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士冠禮
三加帶皆緇而襍記又云諸侯大夫帶皆五采士二
采祭義云君用玄冕夫人用副褘而周禮又云王后
用副褘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而士喪禮
又云以衣尸喪大記云士小斂陳衣於房西領北上
大斂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

陳衣於房皆南領西上周禮云天子含用玉而襍記
云用貝喪大記云君於大夫疾三問之而襍記云卿
大夫疾君問無算喪大記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而歸
士卒哭歸襍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
奔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襍記又云聞
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斂
朔奠皆陳鼎遣奠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人亦云
喪事共奠牛而襍記有子以遣車視牢具載粻為非

禮喪奠脯醢而已喪大記云四隣賓客弔其君後主人而拜蓋君為臣主君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衛靈公弔季桓子之喪哀公為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孤季康子之過則後拜又非也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伯禽有為為之喪大記又云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曾子問云慈母無服儀禮又云慈母如母服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緇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為諸侯緦衰檀

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而
又云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雜記云杝用桑
儀禮特牲又云杞用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
鄉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豆亦奇也
檀弓云孔子惡野哭者又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
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玉藻
云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
日食亦大牢也射義云天子歌騶虞周禮亦然而儀禮

鄉射亦歌騶虞是士庶人與天子同樂也周禮射人云王射六耦三侯儀禮大射諸侯三侯射三耦周禮王虎熊豹侯諸侯熊豹侯卿大夫麋侯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士布侯畫虎豹鹿豕如此之類錯雜紛拏師說相承言人人殊雖使考證詳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輩好信不道執此徵彼及其不合牽強穿鑿譸張百出初學為其所眩惑隨聲應和莫知其謬世儒所以苦於讀禮也

顔茂猷曰禮記多漢儒附會成之然其精者已洞心徹髓矣後世得有所稽以融會其意亦藉是經焉

禮記羣儒疑義

七錄十二卷

佚

隋書注戴聖撰

橋氏仁禮記章句

四十九篇

佚

後漢書橋𤣥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

按橋楊本傳小戴之學班史叙次甚明此云戴德恐誤

高氏誘禮記注

佚

按高氏禮注藝文類聚引之

鄭氏古禮記注

隋志二十卷

存

後漢書古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為

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

李覯曰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為某玉

藻全失次序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

此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已見為得

朱子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
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
衛湜曰鄭氏注禮雖間有拘泥而簡嚴該貫非後學
可及嘗讀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
其所不聞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為兩事剖析精詣
前所未有今觀鄭注已具斯旨
郝敬曰小戴記四十九篇大都先賢流傳後儒補緝
非真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為仲尼手澤遇文義

難通處則稱竹簡爛脫而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夏殷異世而逃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大夫士庶之間而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託為殊方語音而變換其文牽强穿鑿殊乖本初蓋鄭既以記為經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為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所以卒瞀瞀然耳

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盧氏植禮記注

隋志十卷唐新舊志同釋文序錄二十卷

佚

陸德明曰曲禮去國三世鄭云自祖至孫而盧植王肅注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為世

元行冲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為之解世所不傳

朱子曰東漢諸儒考禮煞好盧植也好

王應麟曰詩疏嘗引盧植禮記注

按續漢書禮儀志注亦引植志通典亦引之

蔡氏禮辨名記

佚

王應麟曰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為蔡氏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九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三

王氏肅禮記注

隋志三十卷新舊唐志同

佚

朱子曰王肅儀禮必反鄭玄

王應麟曰肅字子雍魏志有傳集說以肅為元魏人誤也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

按王肅注禮以月令為周公所作

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孫氏炎禮記注

隋志三十卷唐志同新舊

佚

按唐張燕公駮魏鄭公類禮云禮記傳習已向千年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則炎所注禮不用小戴原本可知

鄭氏小同禮義

七錄四卷新舊唐志作禮記義記

佚

隋志注小同魏侍中

杜氏寬刪集禮記

佚

杜氏新書曰寬字務叔舉孝廉除郎中經傳之義多所論駮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行於世

射氏慈禮記音義隱

隋志一卷七錄同唐志二卷

佚

册府元龜射慈字孝宗為中書侍郎撰喪服變除圖

五卷禮記音一卷

謝氏禎禮記音

七録一卷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司馬氏伷禮記寧朔新書

七録二十卷唐新舊志同隋志作八卷

佚

舊唐書司馬伷序王懋約註

孫氏毓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繆氏炳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蔡氏謨禮記音

七録二卷

佚

陸德明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晉司徒文穆公

曹氏耽禮記音

七録二卷唐志同

佚

陸德明曰耽字愛道譙國人東晉安北諮議將軍

尹氏穀禮記音

七錄二卷　唐志同釋文序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天水人東晉國子助教

范氏宣禮記音

七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宣字宣子濟陽人東晉員外郎

按釋文詮爾雅注蝗字引范宣禮記音音橫

徐氏邈禮記音

七錄三卷唐志同

佚

劉氏昌宗禮記音

七錄五卷

佚

徐氏爰禮記音

隋志二卷唐志同釋文序錄三卷

佚

雷氏肅之禮記義疏

七錄三卷

佚

隋志注肅之宋豫章郡丞

按雷氏義疏樂記治世之民安以樂讀至安絕句以樂二字

庾氏蔚之禮記略解

隋志十卷唐志同

佚

陸德明曰蔚之字季隨穎川人宋員外常侍

業氏遵禮記注唐志業作葉

七録十二卷唐新舊志同

佚

陸德明曰遵字長孺燕人宋奉朝請

何氏佟之禮記義
唐志十卷
佚
樓氏幼瑜禮記捃拾
三十卷
禮記摭遺別說
七錄一卷
俱佚

浙江通志𭐂瑜字季玉南齊時金華人

梁武帝禮記大義

隋志十卷唐志同

佚

簡文帝禮大義

二十卷

佚

賀氏瑒禮記新義疏

隋志二十卷

佚

皇氏侃禮記義疏

隋志九十九卷唐志五十卷

佚

梁書武帝紀大同四年冬十二月兼國子助教皇侃

表上所撰禮記義疏五十卷

陸德明曰梁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又

傳喪服義疏並行於世

孔頴達曰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旣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未為得也

禮記講疏

隋志四十八卷唐志百卷

佚

按隋唐志二書卷數懸殊盖以義為講以講

為義也

沈氏重禮記義疏

隋志四十卷唐志同

佚

禮記音

佚

陸德明曰重撰聞禮禮記音

戚氏衮禮記義

四十卷

佚

陳書戚袞字公文鹽官人梁武帝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屍而殯其為儒者推許如此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國子助教

褚氏[暉]禮記文外大義

隋志二卷

佚

隋志注暉秘書學士

劉氏[芳]禮記義證

隋志十卷[唐志同]

佚

劉氏[雋]禮記評

隋志十一卷唐志十卷

佚

熊氏安生禮記義疏

唐志四十卷

佚

孔穎達曰熊氏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

緱氏禮記要鈔

隋志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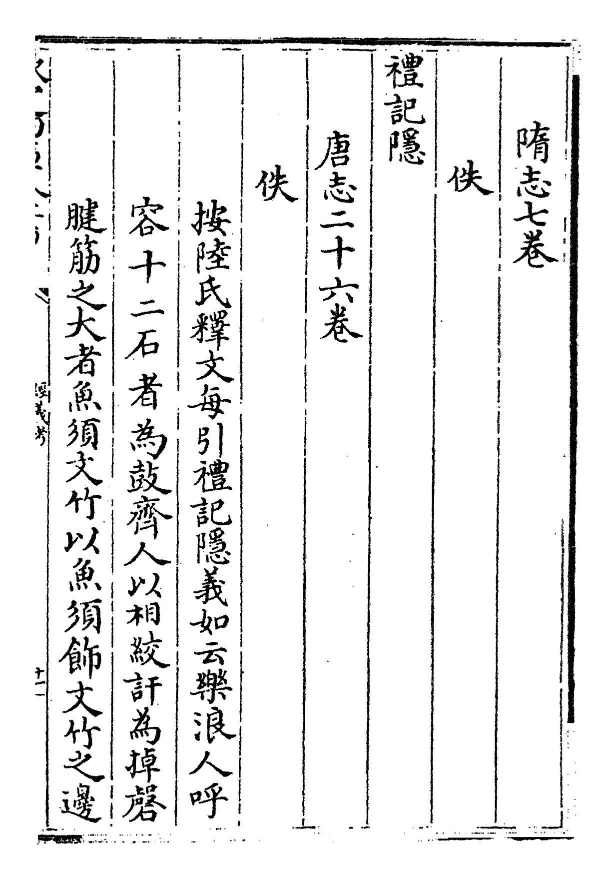
何氏禮記義

隋志十卷

佚

按孔氏禮記疏每引何胤之説疑即胤書

無名氏禮記音義隱



隋志七卷

佚

禮記隱

唐志二十六卷

佚

按陸氏釋文每引禮記隱義如云欒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為鼓齊人以相絞訐為掉磬腱筋之大者魚須文竹以魚須飾文竹之邊

俠之爲移也符長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

麟鳳五靈之屬攷隋志不載惟唐志有禮記

隱二十六卷疑其脫去義字即是書也孔氏禮疏亦引之

禮記義疏

隋志三十八卷

佚

禮記疏

隋志十一卷

佚

禮大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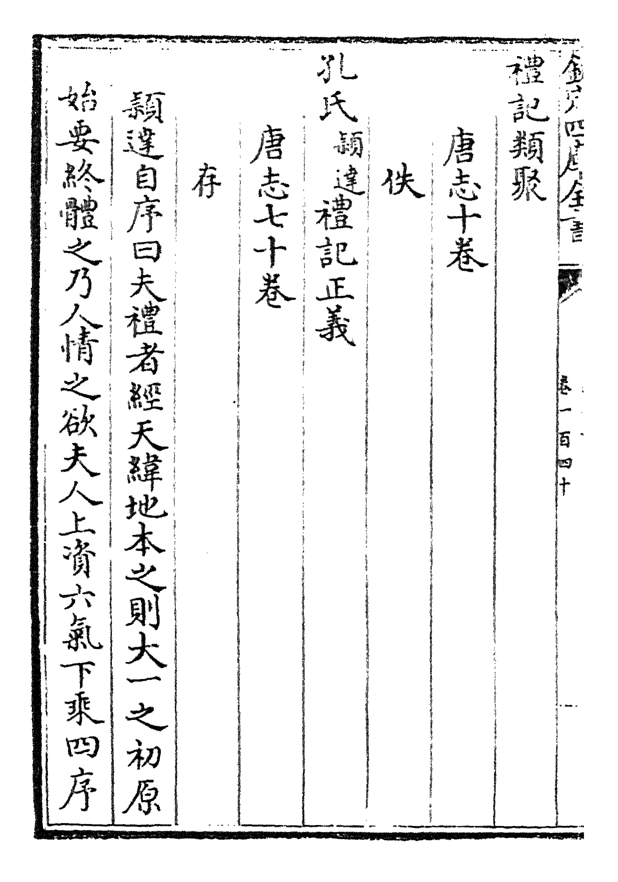
隋志十卷

佚

禮大義章

隋志七卷

佚



禮記類聚

唐志十卷

佚

孔氏穎達禮記正義

唐志七十卷

存

穎達自序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

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泛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

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綱紀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

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曁周昭王南征之後彛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頽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説文擅於縱横非馬之談辨離於堅白曁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途詭説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俱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綜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

去聖愈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其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

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

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

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為本其

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

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

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

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

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

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取其意義列之云爾

新唐書志禮記正義七十卷祭酒孔頴達司業朱子奢國子助教李善信太學博士賈公彦柳士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張權等奉詔撰周玄達趙君贊王士

趙弘智等覆審

衛湜曰自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何止數十家正義實據皇甫侃以為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偹後世但知為孔氏之書而已　又曰劉原父七經小傳載檀弓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以與為語助辭世多稱之然正義已有是說

王應麟曰祭酒邢昺等奉詔是正咸平二年六月昺

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賜諸王輔臣人一本

陳澔曰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

收載固為可憾然其可據者不可易也

魏氏徵類禮唐書作次禮記

唐志二十卷

佚

舊唐書魏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為類禮二十

卷以類相從刪其重複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
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千段
魏鄭公諫錄詔曰禮經殘闕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
記舊聞古今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數咸
事因循莫能釐正特進鄭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冊
府服膺典禮有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事編錄以類
相從別為編第幷更注解文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
因茲重闡後之學者多有弘益宜付秘省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以特進魏徵所撰賜皇太子及諸王并藏本於秘府

朱子曰魏徵以小戴禮綜彚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今此書不復見惜哉

陸氏德明禮記釋文

四卷

存

王氏玄度注禮記

唐志二十卷

佚

王氏元感禮記繩愆

唐志三十卷

佚

王氏方慶禮經正義

唐志十卷

佚

元氏行冲類禮義疏

唐志五十卷

佚

舊唐書元行冲河南人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舉進士累遷國子祭酒拜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封常山郡公初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著類禮上令行冲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冲於是

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刋削勒
成五十卷開元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書左丞相張
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歷代
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刋削至魏孫炎始改
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
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
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
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絶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

然其奏於是賜行沖等絹二百疋留其書貯於内府竟不得立於學官行沖恚諸儒排已退而著論以自釋名曰釋疑其詞曰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銓注見列學官傳聞魏公乃有刋易又承制旨造疏將頒未悉二經孰為優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為説解代不傳習鄭絪子幹師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志存

探究靡所咨諏而猶緝述忘疲闡義能徙具於鄭志
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
王肅因之重兹開釋或多改駮仍按本篇又鄭學之
徒有孫炎者雖挾主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
石間起馬伷增革向逾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
公病摩言之錯雜紬衆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
正注理暌誤寧不芟礱成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縑千
匹錄賜儲藩將期頒宣未有疏義聖皇纂業躭古崇

儒髙曾規矩宜所修襲乃制昏愚甄分舊義其有著
遺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捜窮積稔方畢具録呈進勅
付羣儒庶能斟詳以課疏密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
言持嫌知新戀欲仍舊貫沉疑多月擯壓不申優劣
短長定於通識手成口荅安敢銓量客曰當局稱迷
傍觀見審累朝詮定故是周詳何所爲疑不爲申列
荅曰是何言歟談豈容易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會巫
蠱事經籍道息族兄臧與之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滛

詞冐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慱不代而
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衆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
道未申而以獨智為議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一矣
漢有孔季產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沉扶謂
產云今朝廷皆為章句内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
則非章句内學非章句内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
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
歆以通書屬文待詔官署見左氏傳而大好之後蒙

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其討論各遷延推辭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時為光祿見歆此書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前志非毁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為毁耶由是犯忤大臣懼誅求出為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賓之著名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廹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子雍規玄數

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為肅謬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集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卜商疑聖納誚於曾輿木賜近賢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惟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

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攺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玄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玄者然二郊之際殊天之祀此玄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弘聖意非謂揚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將謂亡者之德言而見壓

於重壞也故王仰史論曰魏晉浮華古道夷替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惟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憒憒鄭服之外皆讎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五也伏以安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曩葉咸見重於來今故知二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孔季產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者於

戲道之行廢必有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高名不著易受輕詆頃者修撰殆淹年月頼諸賢輩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賞賚内省昏朽其榮已多何遽持一巳之區區抗羣情之噂喈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誡興犯衆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為自用韜聲甘此沉默也

新唐書元澹字行冲以字顯

成氏伯璵禮記外傳

唐志四卷

佚

中興書目禮記外傳四卷中山成伯璵撰吳郡張幼倫注四門博士劉素明序凡一百一十條分義例名數二體又各分上下卷雖舉禮記為目實兼三禮言之

晁公武曰義例二卷五十篇名數二卷六十九篇雖以禮記為目通以三禮言之劉素明序張幼倫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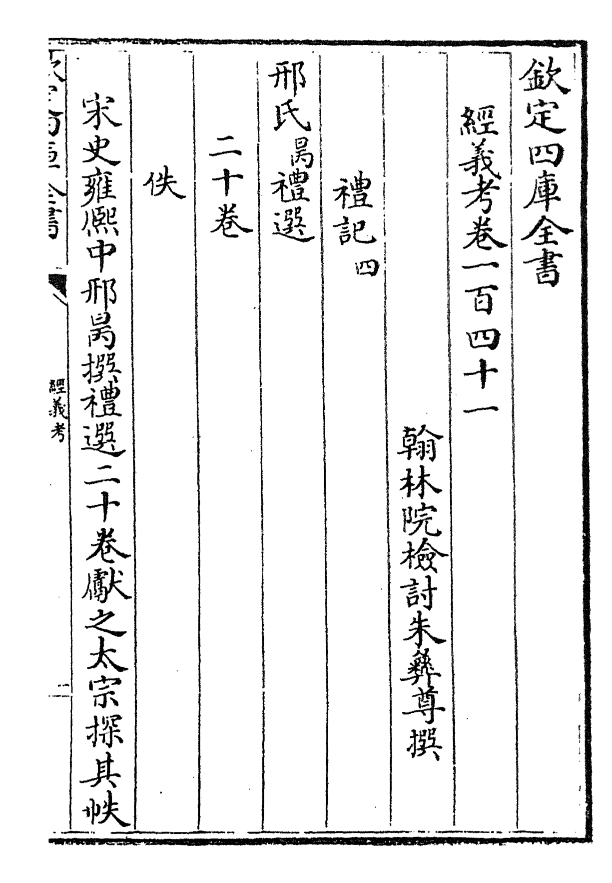
按禮記外傳今逸不傳太平御覽每引之有曰吉凶軍賓嘉五禮之目也吉禮者祭祀郊廟社稷之事是也凶禮者喪記之説年穀不登大夫去國之事也軍禮者始黄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賓禮者貢獻朝聘之事是也嘉禮者好會之事也起自伏羲以儷皮爲始制嫁娶其後有冠鄉飲酒鄉射食耆老王燕族人之事是也但前代象天其禮質而略後

代法地其事煩而文唐虞之際五禮明備周
公所制文物極矣觀此則一書之大綱略可
見也
楊氏逢殷禮記音訓指說
宋志二十卷
未見
亡名氏禮記字例異同
唐志一卷

未見

新唐書元和十三年詔定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四

邢氏昺禮選

二十卷

佚

宋史雍熈中邢昺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帙

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紹欽曰昺為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復陳之太宗益喜上嘗因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贊賜之昺言家無遺藳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昺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冢中

李氏清臣禮論

二篇

存

張子載禮記說

三卷

未見

魏了翁序曰橫渠張先生之書行於世者惟正蒙為全書其次則經學理窟及信聞錄已不見於吕與叔所狀先生之言行至於詩書禮樂春秋之書則方且條舉大例與學者緒正其說而未及就其在朝廷講

行冠昏喪祭郊廟之禮乃以孤立寡與議卒不用既移疾西歸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亦未及為而卒於臨潼今禮記說一編雖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畧固具且又以儀禮之說附焉然則是編也果安所從得與嘗反復尋繹則其說多出於正蒙理窟信聞諸書或者先生雖未及定著為書而門人會粹遺言以成是編與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蓋先生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豈先生常常諷道之語而門人并

記之與先生强學質行於喪祭之禮尤謹且嚴其教人必以禮為先使人有所据守若有問焉則告之以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於家也童子必使之執幼儀親洒掃女子則觀祭祀納酒漿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不疑笑久而後信其説之不我欺也翕然丕變以先生之從嗚呼是烏可强而致然與豈人心之所無而可以襲而取之與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仁義禮

智之性具乎其心故仁其體也義其用也知以知之
禮則所以節文仁義者也且自父坐而子立君坐而
臣立推之凡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文喪祭射御冠
昏朝聘之典夫孰非其性情所有天理之自然而為
之品節者與夫孰非天秩天叙此其是也然出天理
則入人欲故品節云為者又將以人情或縱之防限
也孔孟教人要必以是為先今所謂禮記儀禮諸書
雖曰去籍於周衰熸爐於秦虐淆亂於漢儒然所謂

經禮曲禮者錯然於篇帙之中其要言精義則有可得而推尋者也後生小子自其幼學因而從事乎此不幸時過而後知學者亦有以倍致其力焉則將變化氣質有以復其性情之正雖柔可强雖顔子四勿之功可體而自致之也所謂忠信之薄人情之僞者亦將曉然知其為異端之説矣此先生有功於禮樂之大意也敢識篇末以告同志又以自儆云

章氏望之禮論

一篇

佚

建寧府志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以光禄寺丞致仕李覯謂仁義禮智信樂政刑皆出於禮望之因著禮論一篇以訂其說

劉氏彝禮記中義

四十卷

佚

李氏格非禮記精義

宋志十六卷

未見

衛湜曰李文叔精義就曲禮檀弓王制喪服小記大傳少儀學記樂記雜記喪大記祭法十一篇中隨所見爲之義

王氏安石禮記發明

一卷

未見

禮記要義

二卷

未見

周氏諝禮記解

未見

諝自序曰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葢道德仁義同出於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為之節

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為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為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軍賓之別其言不盡於意其意必寓於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意者歸於性

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盖其以欲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為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於禽獸耳盖又將為入道之資也聖人既沒禮經之殘缺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為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尚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衛湜曰延平周諝字希聖解王制禮運禮器郊特牲玉藻學記樂記祭法祭儀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中庸表記大學共十七篇不見於中興館閣書目

陳氏祥道禮記講義

二十四卷

未見

陳氏暘禮記解義

宋志十卷

佚

方氏慤禮記解

通考二十卷

未見

朱子曰方氏禮解儘有說得好處

陳振孫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為之序以王氏父子禮

記獨無解義乃取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

為此解由是得上舍出身其所解文義亦明白

衛湜曰方氏馬氏及山陰陸氏三家書坊鋟板傳於

世方氏最為詳悉有補初學然雜以字說且多牽

合大為一書之累間為與長樂陳氏講義同者方自

序亦謂諸家之說於王氏有合者悉取而用之則其

說不皆自已出也

浙江通志方慤字性夫桐廬人父死廬墓覃思積年

注禮記集解政和三年領鄉薦至京師表進於朝詔

賜上舍釋褐而頒其書於天下八年中進士仕至禮部侍郎

馬氏晞孟禮記解

通考七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陳振孫曰晞孟字彥醇未詳何人亦宗王氏者

朱子曰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衛湜曰方氏馬氏及山陰陸氏三家方氏最詳馬氏頗略馬氏大學解又與藍田呂氏同朱文公或問以為呂氏今從之

江西通志馬希孟廬陵人熙寧癸丑登第

呂氏大臨芸閣禮記解

通考十卷中興書目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芸閣禮記解十卷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

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意也

陳振叔曰按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

燕聘義喪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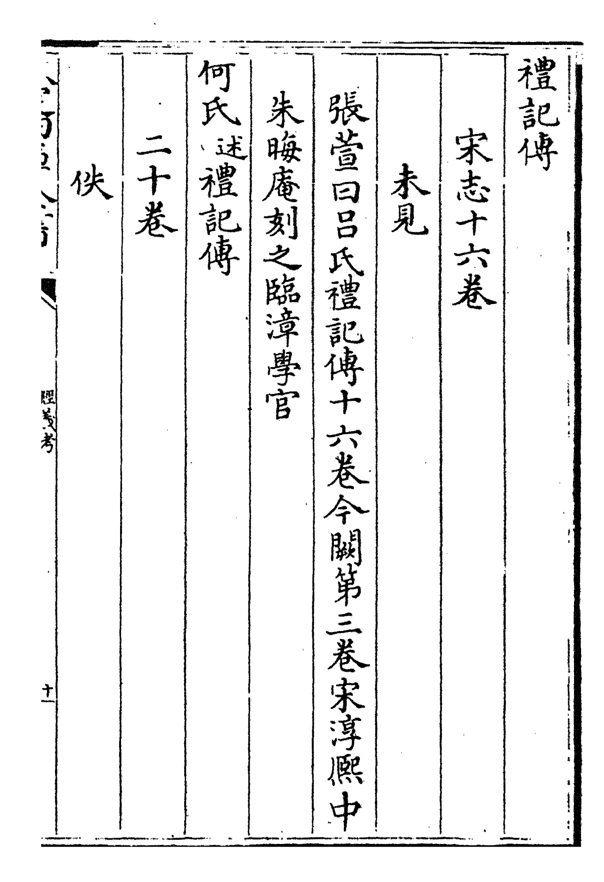
衣大學儒行深衣投壺八篇此晦庵朱氏所傳本刻

之臨漳射垛書坊稱芸閣吕氏解即其書

衛湜曰藍田吕與叔禮記解中興館閣書目止一卷

今書坊所刋十卷有曲禮上下孔子閒居中庸緇衣

深衣儒行大學八篇



禮記傳

宋志十六卷

未見

張萱曰呂氏禮記傳十六卷今闕第三卷宋淳熙中
朱晦庵刻之臨漳學官

何氏述禮記傳

二十卷

佚

閩書何述字明道浦城人元豐二年進士歷徽猷閣

待制知永興軍移帥涇原

楊氏訓禮記解

二十卷

佚

閩書楊訓字公發浦城人元豐五年進士知東陽縣

轉朝奉郎

慕容氏彥逢禮記解

佚

陸元輔曰彥達字叔遇毘陵人元豐中登科

陸氏 佃 禮記解

宋志四十卷

佚

衛湜曰陸氏說多可取間有穿鑿亦字學之誤也

宋中興藝文志陸佃新義牽於字說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浙江通志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官至尚書右丞

述禮新說

宋志四卷

佚

禮象

宋志十五卷

存未見全本

陳振孫曰陸佃撰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鼎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遺器與聶圖大異戴岷隱分

敎吾鄉作閣齋館池工畫此圖於壁而以禮象名閣

與論堂禮圖相媲云

按陸氏禮象丹徒張先生鵬巡撫山東獲之

章丘李中麓家惜已殘闕矣

葉氏夢得禮記解

未見

衛湜曰葉少藴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

統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

大學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十九篇仲子模

過庭錄時有論説

李氏夔禮記義

十卷

佚

陸元輔曰宋朝奉大夫右文殿修撰邵武李夔斯和

撰

亡名氏禮記小疏

宋志二十卷

佚

禮記名義

通志十卷

佚

禮記名數要記

通志三卷

佚

禮記外傳名數

通志二卷

佚

禮記評要

通志十五卷

佚

禮樞

一卷

佚

右見紹興續到闕書目

禮鑰

佚

右見朱子語類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一